

LIUWANG RIZHI
CIXIZAISHANXIDE WUSHISANTIAN

流亡日志

慈禧在山西的53天

● 孙丽萍/陕劲松　著

山西出版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亡日志:慈禧在山西的53天 / 孙丽萍,陕劲松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78-3657-9

Ⅰ.①流… Ⅱ.①孙… ②陕… Ⅲ.①西太后(1835~1908)—生平事迹 Ⅳ.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3618号

流亡日志:慈禧在山西的53天

著　　者:孙丽萍　陕劲松
责任编辑:孙　茜
助理责编:韩玉峰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http://www.bywy.com

E-mail: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50千字
印　　数:1-3000册
版　　次:2011年11月　第1版
印　　次:2011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3657-9
定　　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引 言

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公元1900年),山西北起阳高、天镇,南到蒲州、临猗,全省普遇大旱之灾。关于此次旱灾的情况,山西各县的县志中普遍都有文字资料的记录。也就是这一年的夏季,中国北方发生了又一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入侵北京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开始流亡直隶、山西、陕西三省,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了一段屈辱不堪的往事。

1901年1月1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一个公元世纪新的开始。当西方各国使用公元纪年已经有了千余年历史的时候,有着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依然还使用着封建帝王的年号纪年记事。在新世纪的开始之年,中国却经历着庚子年义和团民众杀洋人灭西教、八国联军集结入侵、慈禧光绪仓皇出逃这一系列时局动荡、军事失败带来的屈辱,清朝国民在惨淡黯然中悄悄地完成了两个世纪的交替。接下来等待清朝国

民的是更加屈辱更加苛刻的《辛丑条约》的签订。上至大清朝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下及因战乱和朝廷腐败而过着流离失所苦难生活的四万万五千万国民，此时饱受着屈辱和痛苦的煎熬。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亡一行，则在庚子年的秋季里，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仓皇逃离北京，经直隶、山西的府州县以后，避难古都西安城，他们在逃跑的许多个日子里，提心吊胆，寝食不安。因此，当列强各国一经提出了巨额赔款的议和条件，流亡中的慈禧太后便迅速做出回应，冠冕堂皇地诏告天下："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积贫积弱的晚清朝廷处于风雨飘摇的倾巢危难中，当主政者一经提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论调之后，举国响应，平息外事。一国之至尊弃都城逃亡，大清朝的尊严何在？任列强恣意蹂躏中华百姓，清王朝的颜面何在？

慈禧、光绪一行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1900年8月15日）离开京城，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1902年1月7日）返回北京，流亡在外的时间长达16个月，总计485天。而慈禧流亡的初期，有53天是在山西境内度过。慈禧从中国最有权势的尊贵妇人，沦落为有家难归的战乱难民，心理的落差与生活的窘困，也让她体验到了未曾有过的苦痛和尴尬。

过去民间有闰八月多灾多难的说法，光绪二十六年的这一年里就有个闰八月。农历的七月，山西的雨季没有结束，天气变脸来去匆匆，说晴就晴，说雨就雨。潮湿闷热的天气加重了慈禧、光绪一行逃亡途中的辛苦劳顿，遇到大雨，遇到山洪，逃亡的日子对慈禧来说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而慈禧西逃震惊中外，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特别是西行庞大的各类开销和迎驾仪式，给沿途百姓带来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军队以及随行护驾人员的盘剥巧取，又加剧了地方上的矛盾。总而言之，慈禧西逃给行将就木的没落封建王朝一次沉重的打击，撕碎了清朝政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角逐的最后一点尊严，也将清王朝迅速推向了毁灭崩溃的边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引言

壹·世纪之交的山西

地理建置与人口物产 / 3

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 6

缓慢发展的经济与民生状况 / 8

世纪之交的山西政要与富商 / 16

贰·国难与逃亡

庚子国难 / 27

慈禧光绪离京出逃 / 40

西逃路线 / 42

叁·流亡山西日志

晋北 / 63

晋中 / 70

晋南 / 79

肆·流亡生活清单

慈禧流亡中的吃穿用度 / 85

“皇灾”袭扰黎民百姓 / 98

伍·挥之不去的阴影

慈禧态度的大转变 / 109
对山西义和团的处置 / 116
五位清朝高官的结局 / 121
地方官员的升迁和黜贬 / 134
西逃路上的军队、粮饷调拨 / 141

陆·西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山西遭遇西逃的祸害 / 161
被延误的清末新政 / 168
半个世纪两次大流亡 / 179

附录一 慈禧生平述略

出生地扑朔迷离 / 187
逐权力从不停止 / 197
生活上习惯奢侈 / 205
在高位误国误民 / 209

附录二 1900—1901 慈禧流亡日程表

参考书目 / 220
后记 / 223

壹·世纪之交的山西



地理建置与人口物产

山西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物产资源以及特色鲜明的人文环境。

山西版图如海棠叶片的形状，可谓东有太行，西有黄河，北接大漠，南连中原。清代的山西，“东界直隶井陉，西界陕西吴堡，南界河南济源，北界内蒙古四子王部落草地，广八百里，袤一千六百二十里。”[①]东西南三界与今天的山西大体相当，北界向北延伸了二三百公里。全省中南部为典型农耕文化区，北部为农牧业结合区。在这块山水环绕、表里山河的黄土地上，曾经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

山西简称晋，又有山右、河东之称。山西之名称始于元代，因地处太行山之西而得省名。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九州，山西属冀州之域。西周成王将唐地分封叔虞，山西先称唐，后称晋。中国步入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由晋国孕育壮大的韩、赵、魏“三家分晋”，山西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个辉煌时期，时称“战国七雄晋有三”。秦时实行了郡县制，置太原、河东、上党、雁门和代郡。汉朝基本沿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秦朝郡县制度，属并州刺史部。唐朝为河东道，宋朝设河东路及西京道，元设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及宣慰使司，明置山西布政使司。

清朝山西一省，设置冀宁道、河东道、雁平道和归绥道，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蒲州府、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9府，所辖辽州、沁州、平定州、解州、绛州、隰州、霍州、忻州、代州、保德州10直隶州，岢岚州、永宁州、吉州、朔州、应州、浑源州6散州以及85县，归绥道13厅（先设绥远、归化、清水、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城、丰镇7厅，晚清增设宁远、兴和、五原、武川、陶林、东胜6厅），省府太原[②]。

光绪元年（1875年），根据户部统计数字，全国人口为3.2亿[③]。山西人口最盛的光绪三年（1877年），总数达到1643万。光绪年开始的连续两年大灾是山西人口数字的分水岭，人口骤减，或流散，或死亡，全省净减500多万人，此后，全省人口徘徊于1000～1100万之间。以太原盆地、汾河谷地为中心的冀宁道辖区，人口最多，达到458万，占全省人口的40%以上；其次为河东道，人口228万；再次为雁平道，人口200万；归绥道的人口当时不足15万[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也就是说，在庚子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山西人口状况在一千万人左右。

山西煤、铁以及池盐等丰富的物产为山西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盐池是山西华夏古代文明的物质经济

基础，自从有人类活动的记载以来，河东解州池盐也就有了记录。到了明代，山西煤炭、冶铁业得到了发展，其规模、产量、技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酿酒业、丝绸业、铜业、陶瓷制作、琉璃制作、砂器等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成为颇具地方特色的产业。

> 仅以冶铁业为例，明代山西的铁矿产地有晋城、长治、壶关、平定、盂县、榆次、孝义、平遥、汾西、临汾、洪洞、翼城、高平、阳城、交城、太原、阳曲、五台、吉县、朔州、山阴、繁峙、右玉、永和、乡宁、稷山、绛县、怀仁、清源、静乐、介休、灵石等32州县，占全国246处铁矿产地的12.6%，居全国第一[5]。

明初洪武年间，全国设13处官营铁冶所，山西就有平阳、吉州、太原、潞安、泽州等5所，民营冶铁业在山西的发展也非常普遍。当时勘探铁矿和冶铁炼钢的技术也较从前更加先进，不少矿工已经具备了根据矿山泥土的表层颜色来判断是否储藏铁矿的丰富经验，而且炼钢的技术也有突破，创造了“地下土圆炉炼钢法”[6]，在山西的许多地方，不仅普遍使用了煤冶炼技术，而且还使用焦炭炼铁，大大提高了冶铁效率。山西出产的农具、生活用品和工艺品，价廉物美，成为商业贸易的重要交流物资。明清时期，拥有巨额资本的晋商，活动区域广，经营项目多，涉及的领域包括了粮食、茶叶、绸缎、布匹、颜料、皮毛、食盐、药材等生产和生活众多品种，其中的许

多商品都是本地生产，具有一定的资源特色优势与市场竞争力。

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

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的《山西篇》指出："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户也。"常常有人称山西为太行屏障、黄河襟带，因为山西境东有太行山脉，与直隶省为邻，太行山可谓是其屏障；北有长城，与内蒙古分界；境西南界临黄河，顺流而东南，有王屋、析城诸山，连接太行南端，成为与河南的天然分界。北部的平型关、雁门关、偏关、娘子关，西南的蒲津关和东南的壶关诸关，成为山西境内的要隘之地，有"表里山河，最为完固"、"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的称谓，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政治、军事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山西关乎京师的安危，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秦汉以来，山西就是华夏民族大融合的中心区和前沿带，更是北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北魏以平城（今山西大同）为都城，之后东魏、北齐

以晋阳城建“别都”和“陪都”，对促进山西多方面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山西也成为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通道，成为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边塞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隋朝末年，秦王李世民跟随父亲李渊起兵太原，创建了被誉为封建盛世的大唐王朝，太原被唐太宗李世民首肯为“龙兴”之地，封太原为唐王朝的“北都”、“北京”。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几十年的时间里，政权频繁更迭，后唐、后晋、后汉，都由在山西的沙陀贵族所创建。李存勖依靠大同、太原，建立了后唐（923年—936年）；石敬瑭依靠河东、太原，建立了后晋（936年—946年）；刘知远依靠太原，建立了后汉（947年—950年）。虽然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特别是将山西对中国北方政治军事的决定性作用展露无疑。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首都，有着六百多年的历史，而山西位于京师的西南位置，作为京师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元代全国设立了十一行省，山西与山东、河北并称元朝“腹里”，大同、平阳（今临汾）、太原三地，则是黄河流域的都市，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具有一定的商业经济优势。明朝以来，为加强边防，沿边塞长城一线还设置了“九边”重镇，重兵把守，防范蒙古南侵，山西设了大同、太原两镇，大同总兵驻大同，太原总兵驻偏关。明朝在防御元蒙残部袭扰以及同关外女真人的战争中，山西的军事地位得到加强。清军入关后统一了

全国，山西从此成为内地省份，但依然是京师的保障和藩篱。清代学者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山西篇中指出："明既定都于燕（指北京），而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盖以上游之势，系于山西也。"山西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由此可知。

缓慢发展的经济与民生状况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世纪，山西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包围之中，生产方式基本上表现为传统农业与作坊手工业的结合。全省基本是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农业经济，畜牧业、林业为辅。此外，采煤、冶铁、制盐、织绸、酿醋、酿酒业等也是山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从前不同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殖民侵略，在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的同时，也开始了向内陆省份进行经济渗透，特别是在洋商、洋货从沿海涌至内地的时候，太原、榆次开始成为洋货的集散中心，而伴随着洋货、洋人的到来，百姓的日常工业用品，如火柴、卷烟、陶瓷、铁冶及其他农副产品加工的各个行业，不同程度上受到外来经济的冲击，鸦片的种植和交易也在全省范围迅速蔓延和扩展。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鸦片传入山西。山西百姓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开始种植鸦片，并且一度导致民间吸食鸦片成风、好田水地被毒品挤占、粮食荒歉严重的恶果。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山西仅鸦片种植一项税银就达到了26.31万两，占全国土药税收的12%，以栽种鸦片为生的农家难以计数，山西成为全国知名的种烟大省。以晋中地区的太谷县来说，鸦片栽种和百姓吸食在光绪年间达到了高潮，“富家大族嗜之者无论已，即中下之家，降至乡僻小户，无不视鸦片如布帛菽粟之须臾不可离而倚之如命”[⑦]。

鸦片的泛滥，占用了大量的农耕土地，在光绪丁丑、戊寅大灾荒之后，不少人认识到“晋省之荒，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往往以膏腴之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⑧]。山西的耕地原本就非常有限，人们为了牟取厚利，舍禾稼农业之本而逐罂粟之利，好地、水田用来种植对人、地均有大害的作物，对农民的生计影响之大、影响之坏，可想而知。大面积种植罂粟，粮食生产大幅减产，等到灾荒来临之际，粮食的供应必然出现荒歉。同时，鸦片蔓延，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损害了百姓的身体健康。曾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在给朝廷上报的奏折中，尖锐地指出了鸦片泛滥的情形及其带来的恶果：“晋省吸烟之癖，官吏士民牟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类皆沾染，家家晏起，怠惰颓靡，毫无

朝气。在官者不修其职，食力者不勤其业，循此不已，贫者益贫，弱者益弱，数十年后，晋其危乎？”[9]《庚子西行记事》的作者唐晏，有过在山西的经历，说到他曾雇佣的一名车夫，“自大同南行，每投店则先卧地吸烟，不遑饭也，明晨虽五更启行，亦必先过瘾而后执辔。”可以想想，车夫宁可不吃饭，也不能不吸烟。而在他们经过的沿途地方，“卖烟者如他省之茶肆”[10]。南方人有喝茶的习惯，所以茶馆多；山西人嗜鸦片，所以烟馆特别多。

山西地处华北内陆，是旱涝灾害频繁的省份之一。根据晚清七十多年的统计数据，山西全省大范围的旱灾15次，灾情轻者遍及10余县，重者遍及84个县；水灾发生32次，轻者10余县，重者60多县。除了水旱灾害，还有蝗灾、瘟疫、风沙等灾害，再加上战乱不停，山西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旱天地冒烟，雨天流泥汤”，“风起蔽天日，黄沙堆成丘”，“夏天女子挖野菜，冬天男子走口外”。民间流传的大量歌谣，形象地描述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带给百姓的困苦生活。

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大部分地区遭受了暴雨或风雹的袭击，受灾涉及58个州县，其中以大同、朔州最重。“困苦惨状与光绪三四年间大略相同。经朔州，一路灾民，或殍，或逃，或鬻，十室九空。便视村庄，有隔一日食者，或一二日不食者，即有田数十亩之家，亦皆卖儿鬻女。”[11]太原也遭受了旱灾和水灾的双重打击。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的五月初十、二十七两天里，记录了太

原的灾情：

> 去秋至今，雨泽甚缺。虽三月二十六、七日下三、四寸，亦不济事。立夏以后，芒种以前，正是播种之期，而上天概无一点雨泽，望慰三农，天意果何如也，果欲杀斯人欤？抑亦旱而示警欤？吾意斯时，人争夸诈，俗尚奢华，上天不雨，欲人知之自责耳。但目下人心慌乱，粮价日增，丁男妇子，啼饥者多，亢旱如此，能无憔灼。昨日路上，见田野之中，有苗者甚少，间或有之，不过初出地皮，而农家皆郁郁不乐，吾等何以为生？[12]

光绪十七、十八年的旱灾，造成了当地粮食价格居高不下的结果。“去年至今，盖无一场饱雨，所以粮价日增，油价亦贵，而杂粟之中，麦子更胜，白面每斤价六十文，虽不敌光绪三四年遭荒之价，而人民亦觉其甚苦。”[13]到了闰六月的中旬，经历了旱灾的地区又大面积遭受了水灾。“大雨连绵，概不停止。汾水、洞涡水，以及沟浍洞壑，全行大涨，沿河一带，禾稼秋苗被淹没者甚多。”被淹没的地区甚多，“禀于官者八十余村，西寨、城北等村，被灾尤甚”，洪水来势凶猛，“巨浪洪波，俨有数丈，水来如城郭一般”，阳曲、榆次一带被水淹没，不仅冲毁了禾苗庄稼，“直将房屋冲毁，伤人尚不知其多寡”，沿河村庄，远远望去，随波逐流的尸体浮在水面，“遥而见之者，无不毛骨悚然”[14]。屋漏偏逢连阴雨，十多年里的两次特大灾荒，对晚清时期山西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破坏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